

后生态文丛

百合长出翅膀飞了

写完这本书之后，我就等于死了一回了，不是自杀，也不是他杀。因为不是他杀，所以也就谈不上情杀或者仇杀了。可我真的等于死了一回，我这么说是因为当我重新把这些文字完整地读过一遍以后，我忽然觉得，我的生命其实才刚刚开始。

二十岁，让多少人羡慕的年龄啊。



百合长出翅膀飞了

水陶陶 × 著 姚松鑫 × 图



水陶陶,生于1982年酷夏,双子座。现居北京。生性散漫,喜欢猫,喜欢牛奶,喜欢一个人呆着。是个凭灵性写作的女孩,擅长对人物进行细腻的心理刻画。

写作年龄:17岁。

出道年龄:1岁。

此部小说是她的长篇处女作。

I 247.57/220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合长出翅膀飞了/水陶陶著. -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1

(80后生态)

ISBN 7-80676-346-5

I. 百... II. 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4904 号

· 80 后生态 ·

百合长出翅膀飞了

作 者/水陶陶

摄 影/姚松鑫

策 划/万语文化

编 选/行易工作室

特约编辑/徐维东

责任编辑/陈飞雪 黄 勇

封面装帧/姚 荣

出版发行/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 版/上海久鼎制版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9 × 1194 毫米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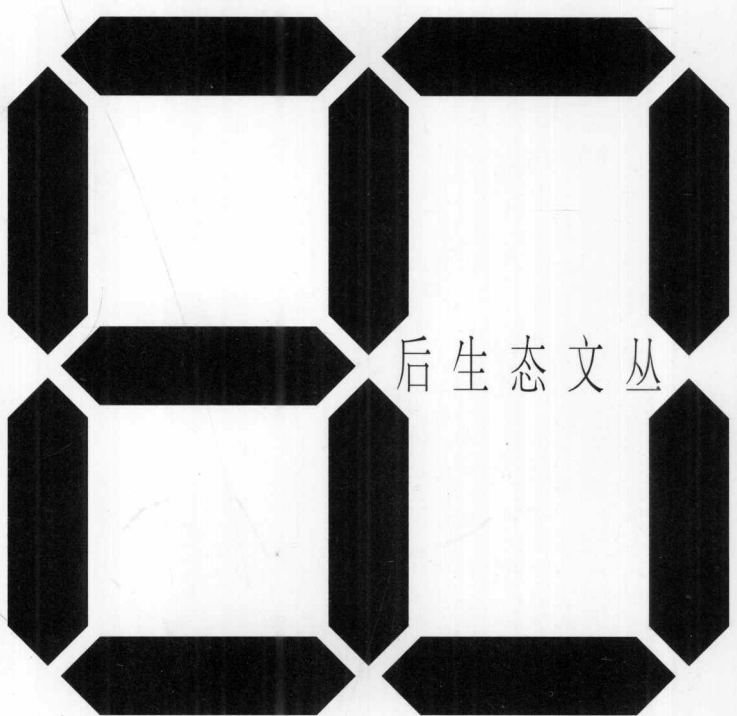
字 数/178 千字

印 张/9.25

印 数/1 - 10100

ISBN 7-80676-346-5/I · 084

定 价/18.00 元



后生态文丛

八零后 之后

真实的文学与人性生态

他们是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

在变革的年代

用文学的敏感触摸生活 体味青春的漂泊

他们足够年轻 却已历尽沧桑

八零

八零后

后生

生态

后生态

生态文丛

编者前言

“80 后”之后的生态

我二十岁,我不允许别人说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

——尼采

“80 后”这一称谓,本意是指出生于 1980 ~ 1989 年这十年间的写作者群体,其小说写作的品质可以有高下,但其小说写作的风貌,无疑该是丰富多样的。但是,考察当下充塞着阅读者的耳目、被出版界和媒体娇宠、仿佛早已约定俗成了的“80 后”,面目是如此单一和板滞。这个“80 后”,分别来自“神童作家”、“新概念作文”获奖者、“青春小说”,再被统一打造成“金童玉女”、“青春偶像”。这样的“80 后”,他们先声夺人,袒露了现代大都市年轻一群独特的生活情状和人生体验,以少年波希米亚式早熟放荡的身体写作,亮出了叛逆的身姿,对于“80 后”这一称谓的出现和被瞩目,他们功不可没。

然而,一叶障目势必抹杀整个森林。时下几乎成为时尚代名词的这个“80 后”,不仅遮蔽了整个“80 后”写作群体的创作真相,而且正以一种话语霸权,打压着与“金童玉女”、“青春偶像”别样的写作;正以一种造星机制及其市场陷阱,诱惑着年轻

的写作者。我们希望以我们的“80 后生态文丛”，带动读者瞩目另一波正在风起云涌的“80 后”写作群。他们拔节生长于头缠彩练当空舞的“青春偶像”之外，他们无法被“新概念作文”获奖者、金童玉女、美貌华服、酒吧 DJ、出国、飙车、校园等等任何可以炫人耳目的词语所归纳。我们无法、也不愿沿用“偶像”、“实力”之类来自港台演艺界的术语对他们分门别类。“80 后之后”，是我们对他们的重新命名。我们希望以此表达我们对他们的理解乃至赏识。

“80 后之后”的一群不是吃青春饭的艺员，而是文学激情高涨的写作者。他们怀揣对文学的热爱和信奉起步，从他们的作品里不难发现 20 世纪 80 年代文学先锋的烙迹，窥见名家大师的影子。他们固守文学立场，坚实地行走在中国社会的底层，体味着他们青春的漂泊和疼痛。他们勤奋而沉默地阅读、思考、创作，神出鬼没啸聚于他们自己的江湖，不时以闪现灵光的奇特之作让世界发现他们的存在价值。他们深深地扎根于我们这片不断被希望点燃又不断被苦难窒息的大地，以小说为一代人代言，是未来中国文学的希望所在。我们愿意根据我们对文学的理解，重新看待“80 后”创作群，汰沙留金，让真正富于文学天赋且脉动着人间阵痛与热望的年轻选手，不至于埋没在时代的喧嚣无序和新星们层出不穷的幻影中。

“80 后生态文丛”首推五本。

浪迹天涯、只能靠互联网呼叫的是黑天才和阿冢。黑天才的《脏》记录了他亲身经历的一段流浪生活，如今他正在安徽一乡村小学支教。正如他在小说中说的：“我只能继续流浪，等待着在任何有金子的地方留下来。”《钥匙在窗栏的阳光下》的作者阿冢原是一音乐少年，毕业后却选择了写作。如今他居于杭州的郊县，整日宁静地写下沸腾在他心中的故事，写完一部分就从南走到北，在自虐般的行走中，看他所能看到的世间相。

《太阳底下的混子》翻滚着神圣的人生理想破灭后的愤懑、无奈、自嘲；《烟花烫》落英满地全是青春爱情的碎片，他们都在痛定思痛中出走，然而如影随形的依然是青春的迷惘。

《百合长出翅膀飞了》是五部小说中唯一一部女孩子的作品，极为纯情和美好。一个丧失了说话能力的舞蹈女孩的爱情故事，仿佛一朵在暗夜中怒放的百合，终究以它的洁白纯净照亮了每一颗在黑暗中徘徊、挣扎的心灵。

不错，这五部作品处处可见初学者的稚拙，但你无法无视他们散发着中国边缘的、原生态生活味儿的表达，亦无法不被他们这种表达所撼动。他们迷恋着爱情，但这爱情远远超越了青春萌动阶段的生理需求，而与人生的求索合二为一。与其说他们写的是青春的躁动，不如说他们铭记的是青春生命的搏击。

他们张扬的青春无一例外都撞上了现实的暗礁和险滩,但他们的翅膀未曾被折断,他们未曾放弃。

我们的工作会持续做下去,直到“80后”一代人出现自己的文学精英和代表性人物,有如“迷惘的一代”的海明威,“垮掉的一代”的金斯堡和巴罗斯。

行易

2004年12月

如果生命仅仅是一个从开始到结束的完整过程，我情愿有一次尖叫着从噩梦中惊醒的经历。可是，生命永远不可能完整，也永远不会结束。它只是一个又一个从进入到离开，从收获到失去，从单人的孤独到双人的猜忌的百合花圈。仅此而已，仅此而已。

谨以此篇献给妈妈，以及所有爱过我、正在爱我、和即将开始爱我的人，还有，我的猫。

A 请别这样看着我

有时候,真怀疑自己是不是太感性了。可女人如果太理智的话,就不快乐了。至少不会像我这么快乐。

(一)

我叫小鱼,一尾很漂亮的紫色眼睛的小鱼。

当然,我的真名不叫“小鱼”,可是从我的童年起,一直到我成年,妈妈和 Andy 都这么叫我。

妈妈不是纯粹的北方人,所以她喊我的时候,“小”是“小”、“鱼”是“鱼”,分得很清楚。可 Andy 就不同了,他是个北京土著,因而他的舌头在发卷舌音的时候可以卷好几圈。所以,他叫我“小鱼儿”——注意:“儿”字是儿化音,和“鱼”字完全连在一起,听起来我好像是用来做小鱼儿辣酱的小鱼儿一样。据妈妈和 Andy 说,叫我“小鱼”,是因为我小时候太爱吃鱼了,见了活鱼就两眼冒光,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过,我喜欢“鱼”这个名字,因为它总好过我的真名,我的真名特难听,属于那种永远都不可能晋升为“大雅”的“大俗”。

当然,我的眼睛也不是天生的紫色,而是因为我戴着紫色的隐形眼镜。自从我的眼睛有些近视之后,我的紫色隐形眼镜就像我的 Bra 一样,在我醒着的时候与我形影不离。

我一直都很喜欢写东西,能写出一个十万字的故事是我最

大的愿望。可我的笔太拙了，除了我自己的故事和童话之外，我写不出别的东西——我甚至连一个好的开头都写不出来，实际上，我写的每一篇故事的开头都千篇一律的是这样一句话：

“我叫小鱼，一尾紫色眼睛的小鱼。”

真正属于我的生活圈子太小了，我似乎一直都生活在妈妈和 Andy 的两个生活圈子的交集里，而我自己的世界里只有一大堆的书和童话。

对了，你喜欢童话吗？

呵，对不起，我怎么会在一开始就提出一个这么白痴的问题呢。简直幼稚得要死，当我没问过好了。一个生活正常的成年人哪有时间去理会童话这种东西？公主和王子的故事都是说给小孩子听的。我也不相信童话，但在很早以前信过。那个时候，我相信在遥远的丹麦有一位善良迷人却不会说话的人鱼公主，她拥有一双健康美丽的腿，会跳世界上最美的舞，可却没能拥有一段完整的爱情，最后，她在她深爱的王子与另外一个女人结婚的第二天清晨化成了海上的泡沫……不过这些后来我就不信了，那些童话书也被我锁进了储藏室里。

现在，我终于下定决心开始写我的“十万字”了，尽管这看上去有些不可思议，可我还是希望我能够把它写完。

当然，这不过是个愿望而已。我总是会有很多的愿望，但我从不奢望它们实现，因为生活就是生活，而不会成为童话。心里藏着愿望，只不过是让生活更有滋有味一些罢了。

好了，故事开始了，就从我最喜欢的那间 Bar 写起吧。对

了,在这次动笔之前,我还有另外一个愿望:如果我能把它写成一本书的话,就让我在我最喜欢的那间 Bar 里唱一首歌,只唱一首就好。

这间 Bar 和许多风格迥异的酒吧一起挤在京城里有名的“酒吧一条街”上。它有个很好玩儿的名字,叫“不喝 Bar”。这个名字总让人错以为里面是不卖酒水的。才怪!天下怎么会有那么蠢的酒吧傻到不卖酒水呢?来吧,你进来看看就知道了。

推开北欧风格的老式木门,就可以看到一块看似破破烂烂残缺不全,却越看越觉得它精致考究的大木板,它低低地吊挂在乌漆墨黑的天花板上,上面用浓墨挥着一行下笔力道很重,可笔法却不怎么地道的隶书。写着:不喝,你忍得住吗?

与这隶书相比,倒是写在它旁边的那串儿外族文字看起来流畅些。Andy 告诉我那是蒙文,意思也是“不喝,你忍得住吗”。因为老板是从内蒙古来的,所以才写了这串儿蒙文来思忆故土。可让我费解的是,既然那个小老板那么爱家,怎么不干脆把“不喝 Bar”装修成一个大蒙古包的样子呢?

后来问老板,他很爽朗地大笑了好半天,才回答我说:“因为这里找不到我家那么好的草原和牛羊。”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再说这里不让放羊,倒是有不少人被放了鸽子。哈哈……”

别以为他很幽默,其实他是个又挑剔又苛刻的人。这从 Andy 是他请的第四个调酒师就可见一斑了。“不喝”刚开业的

时候,不到半个月就换了三个酒保。第一个,他嫌人家学艺不精,说人家调出来的酒像药水一样难以下咽;第二个,他说人家低俗,不懂得轻颓浪漫的酒吧艺术,把调酒弄得像杂耍。比较过分的是,在他把人家炒出店门之前,还很“好心”地向人家建议:“你可以考虑去马戏团找工作。”那个人简直气疯了,可是后来看在小老板1米86的身高、体内又流着成吉思汗后裔的血的份儿上硬是没敢跟他动手。拿了几天的工钱,灰头土脸地走了。

被小老板赶走的第三个酒保是最不幸的,他比第二个人更伤自尊,因为他被炒的理由是,他长得太烂,勾不起女顾客暧昧的情愫,减少了回头客。当然,这些都是被我净化过了的书面语,小老板的原文咱们还是省了吧。

Andy 是到目前为止最后一个撞在“不喝”枪口上的调酒师,他这一猛子扎进去就再没出来。可能是小老板终于找到一个和自己臭味相投的家伙了吧。哦,不,是“酒”味相投。

小老板的笑容很特别,嘴巴一定要张得很大,还一定要笑出声,并且声音会由低音到高音,越来越尖。他的笑里有中国最原始最天然的那种粗犷。而且,我还总能从他的笑声里闻到烤全羊的香味,很好玩儿的。不过,Andy 竟然告诉我,小老板因为说不好普通话所以不喜欢与人聊天。

才怪!我怎么没发现呢?我扮了个鬼脸,表示不信 Andy 的鬼话。这个蒙古族的小老板每次见了我口不悬河也悬了小溪了,怎么也算不上不爱说话的那种人吧?

“那是因为你特别。”Andy 又说。

是呀，我特别。我抿着嘴唇，两只手不停地绞着背包上挂着的中国结。我很特别，可这又不是我可以选择的，如果有的选择的话，我宁可自己普普通通。是呀，只要普普通通的就好！

Andy放下手里的酒瓶，揉乱我的头发：“小鱼儿，你又在瞎想了是吧？”

我才没有。我摇摇头。

“唉，你呀。”Andy的表情有些尴尬，他换了个话题。话题转得很生硬，不过我还是接受了。他说，“小鱼儿，今儿晚上给你瞧俩大帅哥儿，巨帅无比，女孩儿瞅见一准儿找不着北的那种。”

Andy嘴里的大帅哥儿一定很对不起观众，这从他挑女人的眼光就可以得出结论。可这也不能怪他，对他这种没受过什么美感教育的人来说，没有审美观念是一件很值得人同情的事情。

偏偏小老板也在这个时候跑过来凑热闹，他对我说：“丫头，晚上给你介绍两个帅哥。”

天！我赶紧摇摇头，心里开始犯嘀咕，他俩不会是商量好了要把我卖了吧？

你们省省吧。又不是不知道我不喜欢和陌生人打交道。我恶狠狠地瞪着他俩。

“哈哈，看把我们小鱼吓的。”小老板大声怪笑起来，“那好，不给你介绍帅哥，给你介绍条‘大鱼’吧。”

大鱼？那是什么东东？

晚上，“不喝”像往常一样开门营业，不过这种情况只维持到了八点三十分，因为在八点三十一分的时候，换了一班乐队演奏和唱歌。小老板说这是他花高价聘来的，因为他赌他们以后一定会大红大紫。不过在我看来，这个乐队和老板以前请的那些乐队没什么不同，若非说有什么特别之处，就是这个乐队的主唱是个特别漂亮的女孩儿。过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个女孩儿就是小老板要介绍给我认识的那尾“大鱼”。

她看上去比我年长不了几岁，剪得极短的头发微卷着很妥帖地趴在头上，小巧而精致的五官妩媚而冷艳。她的身材高挑而又纤瘦，窄身的卡其色低腰裤露出她盈盈一握的细腰，裸露出的那一截腰际的皮肤在灯光下闪着荧光，靠近肚脐的地方好像有一小块儿文身，可离得太远了，我看不清。但这种远距离的观察使我不由得产生了怀疑，我怀疑她是个真的如此特别和美丽的天然靓女，还是不过只是个用厚重的彩妆制造出来的后工业美眉？也许女孩在这样的场合里多多少少都会彼此之间心怀敌意吧。

可当她开始唱的时候，我不得不收拾起我的成见了。我坐在吧台，一边喝着 Andy 调给我的“蓝色忧郁”，一边专心地听她唱歌。她的嗓音很特别，飘飘忽忽的，像她的人一样轻盈。听得越久就越觉得那声音宛若天籁，唯美中透着淡淡的冷漠，冷漠中透着细碎的忧伤，忧伤中透着……丝丝扣扣的绝望……

绝望？一定是我听错了吧，一个可以发出这么美妙声音的美丽女子怎么会和“绝望”这两个字搭界呢？

